

宋史



志卷第四十二

宋史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種國錄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地理五

福建路 成都府路 萬潼川府路 利州路 夔州路

福建路州六福建泉南劍漳汀軍二邵武興化縣四

十七南渡後升建州為府紹興三十二年戶一百三

十九萬五百六十五口二百八十二萬八千八百五

十二

福州大都督府長樂郡威武軍節度舊領福建路鈐

轄建炎三年升帥府崇寧戶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貢荔枝鹿角菜紫菜元豐貢紅花蕉布縣十二

閩望候官望福清望古田望唐縣有寶興銀場古田金坑永福望黃岸

保德二長溪望有工林銀場反監場長樂望有海壇山鹽場羅源望中舊永正

縣閩清望中寧德望中正審知時置懷安望太平興國五年祈閩縣置連江望

建寧府上本建州建安郡舊軍事端拱元年升為建

寧軍節度紹興三十二年以孝宗舊邸升府崇寧戶

一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六貢火箭石乳龍茶元豐

貢龍鳳等茶練縣七建安望湧縣有北苑茶焙龍焙監庫及石舍承興丁地三

銀浦城望有余生舊溪嘉禾望本建陽縣有瞿嶺四銀場景定元年改今名

松溪望崇安望淳化五年升政和望咸平三年上關

年改開隸為政和望熙寧三年廢監一豐國望咸

縣有天受銀場望元祐四年復監一豐國望咸

二年鑄銅

泉州望清源郡太平興國初改平海軍節度本上郡

太觀元年升為望郡崇寧戶二十萬二千四百六貢

松子元豐貢綿焦葛縣七晉江望有鹽亭一南安望中

同安望中有安仁上下馬攔莊攻四鹽場惠安望太平興國六年折晉

十永春望中閩桃源縣有倚洋一鐵場安溪望下有清德化望下有赤

南劍州上劍浦郡軍事太平興國四年加南字崇寧

戶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一貢土茴香元豐貢茶

縣五劍浦

縣舊龍津縣南唐改有大演石城二銀場雷大等五茶焙

將樂

上有太平興國

四年自建州來隸有石牌安福二銀場

順昌

上南唐升永

沙

中有龍泉銀場

溪

上有尤溪寶應等元銀場

漳州下漳浦郡軍事崇寧戶一十萬四百六十九貢

甲香鮫魚皮縣四龍溪

望有吳慣沐攢中柵三益場

漳浦

望有黃敦益場

龍岩

望有大濟寶興二銀場

長泰

望太平興國五年自泉州來隸

汀州下臨汀郡軍事淳化五年以上杭武平二場並

為縣元符元年析長汀寧化置清流縣崇寧戶八萬

一千四百五十四貢蠟燭縣五長汀

望有上寶銀場歸禾坂口二銀

務莒溪鐵務

寧化

望有龍門新舊二銀場

上杭

杭有中寮金場大聖二年徙治中寮場東

乾道四年徙治郭下武平上清流南渡後增縣一蓮城本長汀蓮城堡

紹興二年升縣

邵武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邵武縣建為

軍仍以歸化建寧二縣來屬崇寧戶八萬七千五百

九十四貢紵縣四邵武

望有黃土等三鹽場龍須銅場寶積等三鐵場

光澤

望太平興國六年析邵武置縣有太平銀場新安鐵場

泰寧

望南唐歸化縣元祐元年改為泰寧

有螺蛳金場

建寧

望有龍門江源銀場等三銀場

興化軍同下州太平興國四年以泉州游洋百丈二

鎮地置太平軍尋改戶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七貢綿

葛布縣三莆田

望自泉州與仙游同來隸

仙遊

望興化中太平興國四年併

莆田  
置縣

福建路六占閩越之地其地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  
抵江王氏竊據垂五十年三分其地宋初盡復之有  
銀銅葛越之產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  
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隘生籍繁夥雖  
硤确之地耕耨殆盡畝直寢潰故多田訟其俗信鬼  
尚祀重浮屠之教與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嚮學喜講  
誦好爲文辭登科第者尤多

成都府路府一成都州十二眉蜀彭綿漢嘉邛簡黎  
雅茂威軍二永康石泉監一仙井縣五十八南渡後  
府三成都崇慶嘉定州十一眉彭綿漢邛黎雅茂簡  
威隆軍二永康石泉淳熙二年戶二百五十八萬口  
七百四十二萬

成都府次府本益州蜀郡劔南西川節度太平興國  
六年降爲州端拱元年復爲劔南西川成都府淳化  
五年降爲節度嘉祐五年復爲府六年復節度舊領  
成都府路兵馬鈐轄建炎三年罷兼利州路紹興元  
年領成都路安撫使五年兼四路安撫制置大使十  
年置宣撫罷制置司知府帶本路安撫使十八年罷  
宣撫復制置司乾道六年又罷併歸安撫司知府仍

帶本路安撫使淳熙二年復制置司罷宣撫司開禧元年置宣撫罷制司未幾兩司並置後罷宣撫仍制

置制置大使嘉定七年去大字崇寧戶一十八萬二

千五十口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三十貢花羅錦高紵

布牋紙縣九成都次華陽赤新都次畿郫年省犀浦為鎮

入雙流次溫江次新繁次畿漢繁改廣都次畿熙寧五

貴平籍二縣靈泉次畿舊名靈池為鎮入焉天聖四年改

眉州上通義郡至道二年升為防禦崇寧戶七萬二

千八百六口一十九萬二千三百八十四貢麩金巴

豆縣四眉山望隨通義縣太彭山望丹稜望青神望

崇慶府緊本蜀州唐安郡軍事紹興十年以高宗潛

藩升崇慶軍節度淳熙四年升府崇寧戶六萬七千

八百二十五口二十七萬三千五百貢春羅單絲羅

縣四晉源望新津望江原望唐唐安縣永康望蜀祈

置彭州緊濛陽郡軍事崇寧戶五萬七千五百二十

四貢羅縣三九隴望唐縣熙寧二年置壩口縣四年

場二茶崇寧望唐昌縣崇濛陽望

綿州上巴西郡軍事紹興三年以知州事兼綿威茂

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節制屯戍軍馬五年川峽宣

撫副使移司綿州六年罷二十一年罷沿邊安撫使

嘉熙元年為四川制置副使治所崇寧戶一十二萬

二千九百一十五口二十三萬四百九貢綾紵布縣

五巴西望彰明望魏城緊羅江緊鹽泉中

漢州上德陽郡軍事戶一十二萬九百口五十二萬

七千二百五十二貢紵布縣四維望什邡望綿竹望

德陽望

嘉定府上本嘉州犍為郡軍事乾德四年廢綏山羅

目玉津三縣慶元二年以寧宗潛邸升府開禧元年

升嘉慶軍節度崇寧戶七萬一十六百五十二口二

十一萬四百七十二貢麩金縣五龍遊上宣和元年改曰嘉祥後

復故熙寧五年省平羌縣入焉洪雅上淳化四年來隸夾江中峨眉中

為下大中祥符四年移治懲非鎮監一豐遠鑄鐵錢

邛州上臨邛郡軍事崇寧戶七萬九千二百七十九

口一十九萬三千三十二貢絲布縣六臨邛望熙寧五年省

臨溪縣為鎮入焉併依政望安仁望有延大邑望有

若入依政蒲江火井蒲江上有鹽井火井中開寶三年移治平監一惠

民鑄鐵錢建炎二年罷

簡州下陽安郡軍事崇寧戶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口九萬五千六百一十九貢綿紬麩金縣二陽安上

平泉中



政和四年建為祺州縣曰春祺宣和三年廢為城隸  
茂州壽寧砦本羈縻直州政和六年建壽寧軍在大  
皂江外距茂州五里八年廢為砦宣和三年廢砦為  
堡又廢敷文關為敷文堡延寧砦本威戎軍熙寧間  
所建政和六年湯延俊等納土重築軍城改名延寧  
宣和三年廢為砦隸茂州四年又廢砦及壽寧堡入  
汶川縣

威州下維川郡軍事本維州景德三年以與維州聲  
相亂改今名崇寧戶二千二十口三千一十三貢當

歸羌活縣二保寧下唐薛城縣南唐改通化下天聖九年改途川景祐四年復治

平三年省通化軍領羈縻州二保州嘉會砦本羈縻

霸州政和四年建為亨州縣曰嘉會宣和三年廢州  
以縣為砦隸威州通化軍熙寧間所建在堡霸二州  
之間政和三年董舜咨納土因舊名重築軍城宣和  
三年省軍使為監押隸威州

永寧軍同下州本彭州導江縣灌口鎮唐置鎮靜軍  
乾德四年改為永康軍以蜀川之青城及導江縣來  
隸太平興國三年改為永康軍熙寧五年廢為砦九  
年復即導江軍治置永康軍使隸彭城元祐初復故

縣二導江望乾德中有彭州康隸熙寧二年軍廢青

萬曆二十五年刊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八

望乾德中自蜀州來隸熙寧二年  
軍廢還隸蜀州不知何年復來縣

仙井監同下州本陵州至道三年升為團練咸平四

年廢始建縣熙寧五年廢為陵井監宣和四年改為

仙井監隆興元年改為隆州崇寧戶三萬二千八百

五十三口一十萬四千五百四十五貢苦藥子續隨

子縣二仁壽中井研中南渡後增縣 貴平中下熙

廢八廣都乾中下鎮一大安舊永安鎮崇寧二年改鹽井

道六年復籍復同上鎮一大安舊永安鎮崇寧二年改鹽井

石泉軍本綿州石泉縣政和七年建為軍割蜀之永

康綿之龍安神泉來隸宣和三年降為軍使縣皆還

舊隸宣和七年復為軍額縣三石泉下神泉上有石

龍安上有三盤砦及茶場宣和元年改龍安堡九重

元年置會同靖安嘉平通津橫望平龍凌霄聳翠連雲

潼川府路府二潼川遂寧州九果資普昌敘瀘合榮

渠軍三長寧懷安廣安監一富順紹興三十二年戶

八十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口二百六十三萬六千四

百七十六

潼川府緊梓潼郡劔南東川節度本梓州乾德四年

改靜戎軍置東關縣太平興國中改靜安軍端拱二

年為東川元豐三年復加劔南二字重和元年升為

順治十六年刊

府舊兼提舉梓州果渠懷安廣安軍兵馬巡檢盜賊  
公事乾道六年升瀘南為潼川府路安撫使崇寧戶一

十萬九千六百九口四十四萬七千五百六十五貢

綾曾青空青縣九鄴有三十中江望隋玄武武縣大中

井涪城望有四鎮二射洪緊有鹽亭緊熙寧五年省

焉有六通泉上有三飛鳥中有五銅山中有東關中

鹽井有四永泰中下本尉司南渡後為縣

遂寧府都督府遂寧郡武信軍節度本遂州政和五

年升為府宣和五年升大藩端平三年兵亂權治蓬

溪砦崇寧戶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二口一十萬二千

五百五十五貢樗蒲綾縣五小溪望隨方義縣太蓬

溪望長江緊端平三年以青石緊遂寧中唐縣熙寧

縣入焉七年復置

順慶府中本果州南充郡團練寶慶三年以理宗初

潛之地升府隸劔南東路端平三年兵亂淳祐九年

徙治青居山崇寧戶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一十

三萬三百一十二貢絲布天門冬縣二南充望熙寧

流溪縣為鎮入焉紹興二十七年復為縣西充望流溪望

資州上資陽郡軍事乾德五年廢月山丹山銀山清

溪四縣宣和二年改龍水為資州後復故淳祐三年

萬曆二十五年刊

廢崇寧戶三萬二千二百八十七口四萬七千二百一十九貢麩金縣四盤石緊有一十八鹽井一鐵冶資陽緊龍水

中內江下有六十六鹽井

普州上安岳郡軍事乾德五年廢崇龕普慈二縣端

平三年兵亂淳祐三年據險置治寶祐以後廢崇寧

戶三萬二千一百一十八口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一

貢葛天門冬縣三安岳中下熙寧五年廢普康縣入焉安居中樂至

下

昌州上昌元郡軍事崇寧戶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六

口九萬二千五十五貢麩金絹縣三大足上昌元

平四年移永川上

叙州上南溪郡軍事乾德中廢開遠歸順二縣本戎

州政和四年改成淳三年徙治登高山崇寧戶一萬

六千四百四十八口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八貢葛縣

四宜賓中唐義賓縣太平興國元年改熙寧四年省

南溪中乾德中移治宣化唐義賓縣太平興國元年

道宣和元年復以慶符本叙州徽外地政和二

鎮為縣改今名慶符本叙州徽外地政和二

和三年州廢併來附縣入慶符縣遠樂從二

樂從清平石門懷遠靖康元年廢柔遠樂從二

備羈縻州三十建州照州獻州南州洛州盈州德州

志州已上皆在南廣溪洞高州邛州武昌州

皆在馬湖江協州切騎州清州曲江州哥陵州品州

柯達州碾衛州瀉州從州播  
陵州緝州已上皆在石門路

瀘州上瀘郡瀘川軍節度本軍事州宣和元年賜軍

額乾道六年升本路安撫使嘉熙三年築合江之榕

山再築江安之三江磧四年又築合江之安樂山為

城淳祐三年又城神臂崖江守景定二年劉整以城

歸

六元後復取之改江安州崇寧戶四萬四千六百一

十一口九萬五千四百一十貢葛縣三乾德五年廢綿

州治平四年廢羊峩崇元豐元年廢白芳崇三年廢

復置武寧砦  
隸長寧軍

瀘川中江安南舊武寧安遠縣砦合江中有遠

小溪帶頭使君六砦大觀三年以安溪砦為縣隸南

總川後廢純州復為砦宣和二年廢遷填四年復南

渡後增縣一納溪皇祐二年紹定五年升為縣監一南井城

三樂共城元豐四年江門砦鎮溪堡梅嶺堡大洲堡

支城大觀二年建純州置九支安溪兩縣及美利城

美利城為砦改武都城大觀三年建滋州置承流武

砦流縣以仁懷為堡遠砦元豐三年置大觀四傳望

砦政和七年板橋堡政和堡政和六年綏遠砦前隸武都

年隸領羈縻州十八思義州長寧州能州清州

定州宋州順州藍州  
濠州高州姚州

長寧軍本羈縻州熙寧八年夷人得箇祥獻長寧晏

奉高薛鞏消思義等十州因置清井監隸瀘州政和

四年建為長寧軍領此石堡六梅洞砦政和五年置清平砦熙寧七年置

祥州武寧砦熙寧七年置武寧砦熙寧七年置

宣和三年廢武寧砦熙寧七年置武寧砦熙寧七年置

寧遠砦熙寧七年置武寧砦熙寧七年置武寧砦熙寧七年置

六年置舊石堡砦大觀石筍堡政和五年置安夷砦熙寧七年置

四年廢政和六年復置石筍堡政和五年置安夷砦熙寧七年置

凌後縣一安寧嘉定四年升安夷此砦為合州中巴川郡軍事淳祐三年移州治于釣魚山崇

寧戶四萬八千二百七十七口八萬四千四百八十

四貢牡丹皮白藥子縣五石照中魏石漢初中

巴川中赤水中銅梁中下熙寧四年省赤

榮州下和義郡軍事乾德五年廢和義縣端平二年

擇地僑治寶祐後廢崇寧戶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七

口五萬二千八十七貢班布縣四榮德中下舊名旭

改熙寧四年省公為鎮威遠中宮中應靈中

入焉有監監一餘平三年廢監

渠州下隣山郡軍事寶祐三年徙治禮義山崇寧戶

三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口六萬三千八百三十貢綿

紬買子木縣三流江西魏景祐三年廢六隣

萬曆四十五年刊

水下唐縣乾德四年隣山下唐縣乾德三年南渡後增

縣一大竹

懷安軍同下州乾德五年以簡州金才縣建為軍崇

寧戶二萬九千六百二十五口一十七萬四千九百

八十五貢紬縣二金水望金堂望乾德五年自漢州來隸

寧西軍本廣安軍同下州開寶二年以合州儂泗新

明二鎮建為軍淳祐三年城大良平為治所寶祐末

歸大元景定初復取之咸淳二年改軍名崇寧戶四

萬七千五十七口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貢絹

縣三渠江中開寶二年自渠州來隸岳池繫開寶二年自果州來隸新明中開寶

年自合州來屬六年移治畢溪鎮

南渡後增縣一和溪開禧三年升鎮為縣

富順監同下州本瀘州之富義縣掌煎鹽乾德四年

升為富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治平元年置富順縣

熙寧元年省嘉熙元年蜀亂監廢咸淳元年徙治虎

頭山崇寧戶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口二萬三千七

百一十六貢為領鎮十三鹽井一

利州路府一興元州九利洋閬劍文興蓬政巴縣三

十八關一劍門南渡後府三興元隆慶同慶州十二

利金洋閬巴沔文蓬龍階西和鳳軍二大安天水紹

興三十二年戶三十七萬一千九十七口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五十二

興元府次府梁州漢中郡山南西道節度舊兼提舉利州路兵馬巡檢事建炎二年升本路鈐轄四年兼本路經畧安撫使後分利州路為東西路興元劔利閬金洋巴蓬大安為東路治興元階成和鳳文龍興為西路治興州又置利州路階成和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畧安撫使乾道四年合為一路興元帥兼領之淳熙二年復分三年又合五年復分紹興五年并合慶元二年又分嘉定三年復合崇寧戶六萬

二百八十四口一十二萬三千五百四十貢臘脂紅

花縣四南鄭次赤城固次褒城次西次畿次至道二年割

隸有錫治一務茶場一熙寧八年南渡後增縣一廉水次畿紹

折南鄭縣置以廉水為名

利州都督府益川邵寧武軍節度舊昭武軍景祐四年改紹興十四年分東西兩路紹熙五年復合為一年慶元二年復分嘉定三年復合十一年又分端平三年兵亂廢崇寧戶二萬五千三百七十三口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九貢金銅鐵縣四綿穀中葭萌中嘉川

中下咸平五年自鎮州來隸熙寧二年省平蜀縣入焉昭化下後周益昌縣開寶五年置

洋州望洋川郡武康軍節度舊武定軍景祐四年改  
建炎以後嘗置蓬巴洋州安撫使尋罷崇寧戶四萬  
五千四百九十口九萬八千五百六十七貢隔織縣  
三興道望西鄉上真符中

閬州上閬中郡乾德四年改安德軍節度紹興十四  
年隸東路端平三年兵亂淳祐二年移治大獲山崇

寧戶四萬二千九百三十六口一十萬九百七貢蓮

綾縣七閬中望閬水迂曲繞縣三面故名紹興十八年省王井鎮入焉蒼溪緊南

部緊新井緊奉國中熙寧四年省岐平縣為鎮入焉新政中西水中

熙寧四年省晉安縣為鎮入焉

隆慶府本劔州上普安郡軍事乾德五年廢永歸縣

隆興二年以孝宗潛邸升普安軍節度紹熙元年升

府端平三年兵亂崇寧戶三萬五千二十三口一十

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貢巴戟縣六普安中熙寧五年

鎮入梓潼上陰平中武連中普成中劔門中下熙寧

門開歛門縣復隸州有小歛石綿吧砍糧谷龍聚托溪六砦

巴州中清化郡軍事乾德四年廢盤道歸仁始寧三

縣咸平五年以清化屬集州熙寧五年廢集州又廢

壁州以其縣來隸建炎三年兼管內安撫嘉熙四年

兵亂民散崇寧戶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口四萬一

千五百一十六貢綿紬縣五化城中下省集州清化縣為鎮入焉難

江上舊隸集州思陽中下廩寧三年省曾口下廩寧五年省其章縣為

鎮入通江下省壁州白石符陽二縣入焉

文州中下陰平郡軍事建炎後帶沿邊管內安撫尋

罷隸利西路紹定末置司成都端平後兵亂州廢崇

寧戶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一口二萬二千七十八貢

麴香縣一曲水中下西魏縣有重石毗谷張添磨蓬

水銀務一

沔州下順政郡軍事本興州紹興十四年為利西路

治所開禧三年吳曦僭改開德府曦誅改沔州崇寧

戶一萬二千四百三十口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三貢

蜜蠟縣二順政中開禧三年改為各陽長舉中下監一濟眾鑄鐵錢

蓬州下咸安郡軍事乾德三年廢宕渠縣淳祐三年

置司古渝縣崇寧戶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七口五萬

一千四百七十二貢紵絲綾綿紬縣四蓬池中儀隴

中營山中唐朗池縣大中祥符五年改伏虞中下廩

熙寧三年省蓬山縣為鎮入焉南渡後增縣二良山中下建炎相如望以南

官渠山縣為鎮入焉司馬相如故宅而各嘉熙間兵亂寶祐六年自興州來屬

政州下江油郡軍事本龍州政和五年改為政州紹

興元年復為龍州端平三年兵亂寶祐六年徙治雍

順治十六年刊

宋史卷四十二

七

村崇寧戶三千五百二十三口九千二百九十四貢

麤金羚羊角天雄縣二江油中有乾坡岩清川下本馬盤唐改今名

康定初增戍兵端平三年兵亂地廢

大安軍中本三泉縣舊屬興元府乾德三年平屬以

縣直屬京至道二年建為大安軍三年軍廢縣仍舊

屬京紹興三年復升軍崇寧戶六千七十五口一萬

八百九十一領鎮二金牛青鳥南渡後復置三泉縣

隸軍

金州上安康郡昭化軍節度前宋隸京西南路惟北

一州未沒于金建炎四年屬利州紹興元年置金均

房州鎮撫使六年復隸京西南路九年隸西川宣撫

司十年置金房開達安撫使十三年隸利州路又以

商州上津豐陽兩縣來屬乾道四年兼管內安撫縣

六西城中下漢陰中下紹興二年遷治新店以舊縣為鎮嘉定三年升湊口鎮為縣有饒風

鎮洵陽中石泉下平利下南渡後增縣一上津中下本平

利縣地紹興十六年以鶴嶺開卓歇平為界

階州中下武都郡軍事本隸秦鳳路紹興初陝西地

盡入于金惟階成岷鳳洮五郡鳳翔府和尚原隴州

方山原存紹興初以楊家崖為家計砦縣二福津中下

將利中下

同慶府中下同谷郡軍事本成州隸秦鳳路紹興十  
四年來屬寶慶元年以理宗潛邸升同慶府縣二同  
谷中栗亭中

西和州下和政郡團練本隸秦鳳路紹興元年入于  
金改祐州舊名岷州十二年與金人和以岷犯金太  
祖嫌名改西和州因郡名和政云以淮西有和州故  
加西字開禧二年又入于金縣三長道緊大潭中祐

川

鳳州下河池郡團練舊屬秦鳳路紹興十四年來隸  
縣三梁泉上兩當上河池緊

天水軍同下州紹興初秦州入于金分置南北天水  
縣十三年隸成州後以成紀之太平社隴成之東阿  
社來屬嘉定元年升軍九年移于天水縣舊治仍置

縣一天水

紹興十二年廢成  
紀隴西二縣來入

夔州路州十夔黔施忠萬開達涪恭珍軍三雲安梁  
山南平監一大寧縣三十二南渡後守三重慶咸淳  
紹慶州八夔達涪萬開施播恩軍三雲安梁山南平  
監一大寧紹興三十二年戶三十八萬六千九百七  
十八口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八

夔州都督府雲安郡寧江軍節度州初置在白帝城



萬州下南浦郡軍事開寶三年以梁山為軍元豐戶  
二萬五百五十五貢金木藥子縣二南浦下有平武  
寧下

開州下盛山郡軍事崇寧戶二萬五千貢白紵車前

子縣二開江上慶曆四年廢清水中舊名萬

達州上通川郡軍事本通州乾德三年改乾德五年

廢閬英宣漢二縣熙寧六年省山岡縣七年省石鼓

縣分隸通川新寧永睦三縣元豐戶四萬六百四十

貢紬縣五通川中巴渠中永睦下隋末移新寧下東

鄉下南渡後增縣一通明下舊通

涪州下涪陵郡軍事熙寧二年廢温山縣為鎮大觀

四年廢白馬砦咸淳二年移治三台山元豐戶一萬

八千四百四十八貢絹縣三涪陵下有白樂温下武

龍下宣和元年改武龍縣重慶府下本恭州巴郡軍事舊為渝州崇寧元年改

恭州後以高宗潛藩升為府舊領萬壽縣乾德五年

廢雍熙中又廢南平縣慶曆八年以黔州羈縻南溱

二州來隸皇祐五年以南州置南州縣熙寧七年以

南川縣隸南平軍元豐戶四萬二千八十貢葛布牡

丹皮縣三巴中有石英峯玉江津中下乾德五年壁

藍溪祈興鎮

山下羈縻州一

漆州領榮懿扶歡二縣以首領之後隸南平軍

雲安軍同下州開寶六年以夔州雲安縣建為軍建

炎三年為軍使元豐戶一萬一千七十五貢絹縣一

雲安

望有思問捍杖平南三砦玉井鹽場團雲鹽井

監一雲安

熙寧四年以雲安監戶口

折置安義縣八年十還隸雲安縣復為監

梁山軍同下州高粱郡開寶二年以萬州不氏屯田

務置軍撥梁山縣來隸熙寧五年又析忠州桂溪地

益軍元祐元年還隸萬州尋復故元豐戶一萬二千

二百七十七貢綿縣一梁山

中下

南平軍同下州熙寧八年收西番部以恭州南川縣

銅佛頃地置軍領縣二南川

中下熙寧八年省入隆化元豐元年復置有榮

懿開邊通安安穩歸正

隆化

下熙寧八年自涪州來隸有七渡水砦大觀四年砦廢

漆溪砦本羈縻漆州領榮懿扶歡二縣熙寧七年招

納

置榮懿等砦隸恭州後隸南平軍大觀二年別置秦

州及漆溪夜郎兩縣宣和二年廢州及縣以漆溪砦

為名隸南平軍

大寧監同下州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泉所建

為監元豐戶六千六百三十一貢蠟縣一大昌

中下

元年自夔州來隸舊在監南六十里嘉定八年徙治水監

珍州唐貞觀中開山洞置唐永沒於夷大觀二年大

駱解上下族帥獻其地復建爲珍州宣和二年承州廢以綏陽縣來隸縣二樂源綏陽本羈縻夷州大觀三年酋長獻其地建爲承州領綏陽都上義泉寧夷洋川五縣宣和三年廢州反都上等縣以綏陽隸珍州遵義砦大觀二年播州楊文貴獻其地建遵義軍及遵義縣宣和二年廢州及縣以遵義砦爲名隸珍州

思州政和八年建領務川邛水安夷三縣宣和四年廢州爲城及務川縣以務川城爲名邛水安夷二縣皆作堡並隸黔州紹興元年復爲思州縣三務川安

夷邛水

宣和四年並廢隸黔州紹興一年復

播州樂源郡大觀二年南平夷人楊文貴等獻其地建爲州領播川琅川帶水三縣宣和三年廢爲城隸南平軍端平三年復以白綿堡爲播州二縣仍廢嘉熙三年復設播州充安撫使咸淳末以珍州來屬縣

一樂源

中有遵義砦開禧三年升軍嘉定十一年復爲砦

川峽四路蓋禹貢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爲多天文興秦同分南至荆峽比控劔棧西南接蠻夷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織麗者窮於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爲遨遊之費踏

青藥市之集尤盛焉動至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庠塾聚學者眾然懷土罕趨仕進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視醫藥及親在多別籍異財漢中巴東俗尚頗同倫於偏方殆將百年孟氏既平聲教悠暨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焉

志卷第四十二

志卷第四十二

宋史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議事都總裁脫脫赤

勅修

地理六

廣南東路 燕山府路

廣南西路

廣南東路府一肇慶州十四廣韶循潮連梅南雄英  
賀封新康南恩惠縣四十三南渡後府三肇慶德慶  
英德州十一廣韶循潮連封新南恩梅雄惠紹興三  
十二年戶五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七十八萬  
四千七百七十四

廣州中都督府南海郡清海軍節度開寶五年廢咸

寧番禹蒙化游水四縣大觀元年升為帥府舊領廣

南東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元豐戶一十

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一貢胡椒石髮糖霜檀香肉豆

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補骨脂舶上茴香沒藥沒石子

元豐貢沉香甲香詹糖香石斛龜殼水馬髓皮藤篔

縣八南海望隋縣後改常香禹上開寶中廢入南海

爐鐵康開寶五年復增城中有大富銀場懷集中有大東

筦中下開寶五年廢入增城六年復置有柱角等新

會下有千歲錫場信安下本義寧縣開寶五年廢入

改信安熙寧五年省為鎮入新州新興縣元祐元年

復為縣紹聖元年復省為鎮後復為縣還隸廣州

南渡後無信安增縣一香山紹興三十二年以

韶州中始興郡軍事元豐戶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八

貢絹鍾乳縣五曲江望有永通錢益靈源翁源望有

銀場大樂昌中有黃坑等二仁化中開寶五年廢入

富鉛場銀場太平鉛場宣和三年以岑水場南渡後

置有大眾多田二建福宣和二年祈曲江之樂監一永

鐵場多寶鉛場祈曲江翁源地置縣南渡後

無建福增縣一乳源乾道二年祈曲江之樂監一永

通循州下海豐郡軍事元豐戶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二

貢絹藤盤縣三龍川望有大有鉛場宣和三年改興

寧望晉縣天禧三年移長樂上熙寧四年祈興寧縣

萬曆二十五年刊

潮州下潮陽郡軍事元豐戶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貢蕉布甲香鮫魚皮縣三海陽望有海門等三砦三河口鹽場豐濟銀場

橫衛等潮陽中下本海陽縣地紹興二年廢入海陽八年復揭陽宣和三年

鄉置揭陽縣紹興二年廢入海陽八年復仍移治吉帛村是謂三陽

連州下連山郡軍事元豐戶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三

貢苧布官桂元豐貢鍾乳縣三桂陽望有同陽山中

銅坑錫場連山中紹興六年廢為鎮十八年復

梅州下軍事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

改熙寧六年廢元豐五年復宣和二年賜郡名義安

紹興六年廢州為程鄉縣仍帶程江軍事十四年復

為州元豐戶一萬一千三百七十貢銀布縣一程鄉

中有樂口錫場坑鉛場龍坑鐵場

南雄州下本雄州開寶四年加南字宣和一年

賜郡名保昌元豐戶二萬三百九十九貢絹縣二保

昌望始興中舊隸韶州開寶四年來隸

英德府下本英州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曰貢賜慶

元元年以寧宗潛邸升府元豐戶三千一十九貢紵

布縣二貢陽望有鍾峒銀浚光開寶四年自廣州

來隸有賢德等二銀場

賀州下臨賀郡軍事開寶四年廢蕩山封陽馮乘三

崇禎三年刊

宋史志卷四十三

三

縣本屬東路大觀二年五月割屬西路戶四萬二百  
五貢銀縣三臨賀縣有太平銀場富川上桂嶺中南渡後屬  
廣西路

封川望臨封郡軍事本下郡大觀元年升為望郡紹  
興七年省州以二縣隸德慶府十年復舊元豐戶二  
千七百七十九貢銀縣二封川下開建下開寶五年  
縣入封川六

年復

肇慶府望高要郡肇慶軍節慶本端州軍事元符三  
年升興慶軍節度大觀元年升下為望重和元年賜  
肇慶府名仍改軍額元豐戶二萬五千一百三貢銀

石硯縣二高要

中有沙利銀場浮蘆鐵場

四會

中舊隸六年來

銀場

新州下新興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平興縣元豐戶一

萬三千六百四十一貢銀縣一新興

中咸平六年移治州城西

德慶府望本康州晉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及悅

城晉康都城並入端溪以隸端州尋復為州大觀四

年升為望郡紹興元年以高宗潛邸升為府十四年

置永慶軍節度元豐戶八千九百七十九貢銀縣二

端溪

下有雲

瀧水

下舊隸瀧州州廢以縣來隸有羅磨護峒二銀場

南恩州下恩平郡軍事舊恩州開寶三年廢恩平杜

順治十六年刊

天長志卷四十一

四

陵二縣慶曆八年以河北路有恩州迺加南字元豐

戶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四貢銀縣二陽江中有海口

遂訓等四陽春下熙寧六年廢春州併銅陵

惠州下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元豐戶六萬一

千一百二十一貢甲香滕箱縣四歸善中有阜民錢

二銀場永吉信上永安三海豐下有雲溪楊安勞謝

錫場三豐鐵場淡水鹽場博羅中府

廣南西路大觀元年割融柳宜及平允從庭乎觀九

州為黔南路融州為帥府宜州為望郡三年以黔南

路併入廣西以廣西黔南路為名四年依舊稱廣南

若夏后所載但言道可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

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

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

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

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

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慕禹

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

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

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

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榮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

嘉靖丙辰年

為24  
3

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七年河大漲感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丞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溢獲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又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

西路州二十五桂容邕融象昭梧藤龔潯柳貴宜賓  
橫化高雷欽白欝林麻瓊平觀軍三昌化萬安朱崖  
縣六十五南渡後府二靜江慶遠州二十容邕象融  
昭梧藤潯貴柳賓橫化高雷欽廉賀瓊欝林軍三南  
寧萬安吉陽紹興二十二年戶四十八萬八千六百  
五十五口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靜江府本桂州始安郡靜江軍節度大觀元年為大  
都督府又升為帥府舊領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兼本  
路經略安撫使紹興三年以高宗潛邸升府寶祐六  
年改廣西制置大使後四年廢復為廣西路經略安

撫使元豐戶四萬六千二百四十三貢銀桂心縣十

一臨桂緊嘉祐六年廢興安望唐全義縣晉置溇州

國初改靈川望荔浦望永福下脩仁中熙寧四年廢

荔浦元豐義寧中下本義寧鎮馬氏奏置開寶理定

元年復古下永寧中唐豐水縣熙寧四年廢南渡後無永

寧縣

容州下都督府普寧郡寧遠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欣

道渭龍陵城三縣元豐戶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貢

銀珠砂縣三普寧上開寶五年廢繡州以常陸川中

寶五年廢順州省龍蒙温水龍水南河四縣入焉北

九年移治公平淳化五年又徙治於舊温水縣

流中開寶五年廢高州以石

崑州下都督府永寧郡建武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朗

寧封陵思龍三縣太觀元年升為望郡紹興三年置

司市馬于橫山砦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州事同提點

買馬專任武臣隆興後文武通差寶祐元年兼邕宜

欽融鎮撫使元豐戶五千二百八十八貢銀縣二宜

化下景祐二年廢武緣下景祐二年廢砦一太平舊

永平太平古萬橫山四砦元金場一鎮乃熙寧六

縻州四十四縣五洞十一忠州東州江州萬丞州思

州龍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上思州蘇州石西州

嘉靖丙辰年

農州萬崖州覆利州温弄州及武黎縣羅陽陀陵縣  
永康縣武盈洞古甌洞憑祥洞樽峒卓峒龍英洞龍  
聳洞洞武德洞古佛洞八軌洞並屬左江道思恩  
州武龍州及龍川縣並屬右江道初安平州曰波州  
皇祐元年改元祐三  
年又改懷化洞為州

融州融水郡清遠軍節度本軍事州大觀二年升為  
帥府三年罷帥府賜軍額又升為下都督府崇寧元  
年置武陽砦羅城堡二年置樂善砦廢羅城堡四年  
即融水縣王口砦置平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仍為王  
口砦與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來隸尋復故紹  
興四年復廢平州為王口砦觀州為高峯砦元豐戶

五千六百五十八真金桂心縣一融水中開寶五年

寧七年廢武功羅城二縣為鎮來砦一融江南渡後增縣一懷遠下  
興四年州廢後砦一融江三堡高峯砦羈縻州一樂善

州

象州下象郡景德四年升防禦景定三年徙治來賓

縣之蓬萊元豐戶八千七百一十七貢金藤器楸子

縣四陽壽中來賓七年中下舊隸嚴州州廢來屬開寶武

化下熙寧七年廢武化縣武仙下南渡後無武化縣

昭州下平樂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永平縣元豐戶一

萬五千八百八十貢銀縣四平樂中大中祥符元立

嘉靖丙辰年

宋史志卷第四十三

一

山中熙寧五年廢蒙州以龍平中開寶五年廢富州以縣來隸又以思勤馬江入馬熙寧八年又隸梧州元豐八年復來隸宣和中改昭平淳熙六年復今名恭城平興國元年徙治于必鄉龍者市景定五年復舊

梧州下蒼梧郡軍事元豐戶五千七百二十貢銀白

石奕縣一蒼梧下熙寧四年省戎城縣為鎮入蒼梧

藤州下感義郡軍事開寶三年廢寧風感義義昌三

縣元豐戶六千四百二十二貢銀縣二鐔津中岑溪

下熙寧四年廢南儀州為縣隸州

龔州下臨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陽川武陵隨建大

同四縣政和元年州廢隸潯州三年復紹興六年復

廢仍隸潯州元豐戶八千二十九貢銀縣一平南中

寶五年以思明州之武郎來屬嘉祐二年廢武郎縣入焉

潯州下潯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皇化縣俄又廢州

以桂平隸貴州六年復置元豐戶六千一百四十一

貢銀縣一桂平

柳州下龍城郡軍事咸淳元年徙治柳城縣之龍江

元豐戶八千七百三十貢銀縣三馬平中洛容中嘉祐四

年廢象縣人洛陽柳城中梁龍城縣景德三年改

貴州下懷澤郡軍事元豐戶七千四百六十貢銀縣

一鬱林中下隋鬱平縣開寶四年改

萬曆二十八年刊

慶遠府下本宜州龍水郡慶遠軍節度舊軍事州景祐三年廢崖山縣宣和元年賜軍額河池縣不詳何年併省咸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慶遠府元豐戶一

萬五千八百二十三貢生豆蔻草豆蔻元豐貢銀縣

四龍水上淳化五年以柳州洛曹來隸嘉祐七年廢入龍水熙寧八年二月廢縣為懷遠岩迷昆縣為鎮并思立岩

並入焉有懷遠思立二岩後改宜山縣為懷遠岩迷昆縣為鎮并思立岩天河下大觀元年六月以

天河縣并德謹岩江堡隸融州靖忻城中下慶曆

康元年九月復來隸有德謹一岩帶溪岩省鎮寧州禮耳縣入焉思恩下熙寧八年自環州來隸從治

等州地置縣帶溪岩省鎮寧州禮耳縣入焉南渡後增縣一河池下有羈

縻州十軍一監二溫泉州環州鎮寧州領縣二蕃州金城州文州蘭州領縣三安化州

領縣四迷昆州智州領縣五懷遠軍領縣一又有富仁富安二監將領思順歸化二州慶曆四年併入柳州馬平縣

賓州下安城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琅琊石城二縣

以領方隸邕州六年以領方復置州元豐戶七千六

百二十貢銀藤器縣三領方下遷江州中本邕州屬

上林中下開寶五年自邕州來屬慶澄州止戈賀水無虞入焉

橫州下寧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樂山從化二縣又

以廢蠻州永定來屬元豐戶三千四百五十一貢銀

縣二寧浦下永定下開寶六年廢蠻州武靈羅竹二縣入焉熙寧四年省入靈浦元祐

三年復置後更各永淳

嘉靖丙辰年

化州下陵水郡軍事本辯州太平興國五年改開寶

中廢陵羅縣元豐戶九千三百七十三貢銀高良薑

縣二石龍下吳川下本屬羅州州廢開寶五年來隸南渡後增縣一

石城乾道三年析吳川西鄉置因石城岡為名

高州下高涼郡軍事開寶五年廢良德縣景德元年

併入賓州移治茂名三年復置以二縣還隸元豐戶

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六貢銀縣三電白下信宜中下唐信

儀縣太平興國初改信宜熙寧四年茂名下開寶五年

雷州下海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徐聞遂溪二縣元

豐戶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四貢良薑元豐貢斑竹縣

一海康下有冠頭南渡後復二縣遂溪紹興十九年復置徐聞

乾道七年海置

欽州下寧越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遵化欽江內亭三

縣天聖元年徙州治南賓砦元豐戶一萬五百五十

二貢高良薑翡翠毛縣二靈山望有砦安遠下唐保

初改安京景德中改名有知洪如昔二砦

白州下南昌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南昌建寧周羅三

縣政和元年廢州以其地隸鬱林三年復南渡後復

廢入鬱林元豐戶四千五百八十九貢銀縮砂縣一

博白中南渡後隸鬱林州

鬱林州下鬱林郡軍事州開寶中廢鬱平興德二縣  
州初治興業至道二年徙今治政和元年廢白州博  
白來隸三年復置白州以博白還舊隸南渡後廢白  
州以博白來隸元豐戶三千五百六十四貢縮砂元  
豐貢銀縣二南流中下舊隸牢州州廢來隸又以廢  
撫康善興業下以廢鬱平  
牢入焉

廉州下合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封山蔡龍大廉三  
縣移州治於長沙塲置石康縣太平興國八年改太  
平軍移治海門鎮咸平元年復元豐戶七千五百貢  
銀縣二合浦上有石康下本常樂州  
併為縣

瓊州下瓊山郡靖海軍節度本軍州事大觀元年以  
黎毋山夷峒建鎮州賜軍額為靖海政和元年鎮州  
廢以其地及軍額來歸元豐戶八千九百六十三貢  
銀檳榔縣四瓊山中熙寧四年省舍城入澄邁下開  
年廢崖州與合文昌下臨高下紹興初樂會下唐置  
城文昌並來隸  
洞寄治南管大觀三年  
割隸萬安軍後復來屬

南寧軍舊昌化軍同下州本儋州熙寧六年廢州為  
軍紹興六年廢昌化萬安吉陽三軍為縣隸瓊州十  
三年為軍使十四年復為軍以屬縣還隸本軍後改  
今名元豐戶八百三十三貢高良薑元豐貢銀縣三

宜倫

下隋義倫縣太

昌化

下熙寧六年省元豐三年復有昌化砦

感恩

下熙寧六年省元豐四年復

萬安軍同下州舊萬安州萬安郡熙寧七年廢為軍

紹興六年廢軍為萬寧縣以軍使兼知縣事隸瓊州

十三年復為軍元豐戶二百七十貢銀縣三萬寧後

復名陵水下熙寧七年為鎮元豐三年復紹興六年隸瓊州十三年復來隸

吉陽軍同下州本朱崖軍即崖州熙寧六年廢為軍

紹興六年廢軍為寧遠縣十三年復後改名吉陽軍

元豐戶二百五十一貢高良薑鎮二臨川藤橋

省軍遠吉陽二縣為臨川南渡後縣二寧遠  
下熙寧六年  
下紹興六年復

隸瓊州十一年復來屬吉陽

平州崇寧四年三月王江古州蠻戶納土於王口砦

建軍以懷遠為名割融州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

砦並隸軍尋改懷遠軍為平州仍置倚郭懷遠縣又

置百萬砦及萬安砦又於安口隘置允州及安口縣

又於中古州置格州及樂古縣五年改格州為從州

政和元年廢平州依舊為王口砦并融江文村潯江

臨溪四堡砦並依舊隸融州廢懷遠縣又廢從州為

樂古砦并通靖鎮安百萬砦並撥隸允州又廢允州

權留平州又權置百萬砦宣和二年賜平州郡名曰

嘉靖丙辰年

懷遠

紹興四年廢平州仍為王口砦隸融州十四年復以王口砦為懷遠縣

從州

廢置具平州

允州

廢置同上

庭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河池縣置庭州倚郭縣曰懷

德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砦曰靖南尋撥隸庭州大

觀二年置安遠砦大觀四年廢庭州移靖南砦於廢

孚州宣和五年移安遠砦於平安山置

孚州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倚郭縣曰歸

仁四年廢孚州及歸仁縣為靖南砦先於南丹州中

半縣置靖南砦今移置此政和七年復置孚州及綏

仁縣仍移靖南砦歸舊處宣和三年復廢孚州及歸

仁縣置靖南砦大觀四年隸觀州

紹興四年廢靖南砦

溪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思恩縣帶溪砦置溪州四年

廢

鎮州大觀元年置鎮州於黎母山心倚郭縣以鎮寧

為名升鎮州為都督府賜靜海軍額政和元年廢鎮

州以靜海軍額為瓊州

延德軍崇寧五年初置延德縣於朱崖軍黃流白沙

側浪之間大觀元年改為軍又置倚郭縣曰通遠政

和元年廢延德軍為感恩縣昌化軍通遠縣為通遠

嘉靖丙辰年

天中志卷四十一

十一

鎮隸朱崖軍政和六年置延德砦又以通遠鎮為此  
地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  
文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置綏南砦紹興四年廢  
蘭州崇寧五年納土  
邠州崇寧五年納土

觀州大觀元年克南丹州以南丹州為觀州置倚郭

縣大觀四年以南丹州還莫公晟復於高峯砦置觀

州紹興四年廢觀州為高峯砦存留木門馬臺平洞黃泥中村等堡此砦

隆州

允州政和四年置隆州允州并興隆縣萬松縣宣和

三年廢隆州及興隆縣為威遠砦允州及萬松縣為

靖遠砦二州先置思忠安江鳳麟金斗朝天等五砦

並廢各隸新砦仍並隸邕州

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荆楊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

分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瓊瑁珠璣

銀銅果布之產民性輕悍宋初以人稀土曠併省州

縣然歲有海舶貿易商賈交湊桂林邕宜接夷獠置

守戍大率民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

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

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復職

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人病不呼醫服藥僭崖  
萬安三州地狹戶少常以瓊州牙校典治安南數郡  
土壤遐僻但羈縻不絕而已

燕山府路府一燕山州九涿檀平易營順薊景

二十宣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  
府路爲名山後別名雲中府路

燕山府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  
契丹建爲南京又改號燕京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  
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來歸宣和四年改燕  
京爲燕山府又改郡曰廣陽節度曰永清軍領十二

縣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金

人復取之 析津 廣平 都市賜名廣寧 昌平 良鄉

潞 武清 安次 永清 三河 香河賜名化鄉

陰

涿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將郭藥師以

州降賜郡名曰涿水升威行軍節度縣四范陽

歸義 同安 新城賜名威城

檀州隋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

賜郡名曰橫山升鎮遠軍節度七年金人復破之縣

二密雲 行唐賜名威塞

平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改遼興府以營濠二  
州隸之宣和四年賜郡名漁陽升撫寧軍節度五年  
遼將張覺據州來降尋為金所破縣三盧龍

城賜名馬城賜名

易州唐置雍熙四年陷于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

來歸賜郡名曰遂武防禦縣三易水 涑水 容城

營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宣和四年賜郡名曰

平盧防禦縣一都城賜名

順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

賜郡名曰順興團練縣一懷柔

薊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

賜郡名曰廣川團練七年金人破之縣三漁陽賜名

三河 玉田

景州契丹置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灤

川軍事縣一遵化

經州本薊州玉田縣宣和六年建為州七年陷于金

雲中府路

雲中府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號

為西京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海化

儒媯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

武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金人以州來歸  
六年築固疆堡尋復爲金人所取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後唐置彰國軍石晉以賂契  
丹宣和五年契丹將蘇京以州來降金人尋逐京復  
取之

朔州唐置後唐爲振武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  
守將韓正以州來降金人尋逐正復取之

蔚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陳翊以州  
來降六年翊爲金人所殺復取之

奉聖州唐新州後唐置威塞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  
在雲中府之東契丹改爲奉聖州

歸化州舊毅州後唐改爲武州石晉以賂契丹契丹  
改爲歸化州

儒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

媯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爲可汗州

志卷第四十三

志卷第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河渠一 黃河上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  
傳望之說猶為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  
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  
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  
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豬  
曰哈刺海東出口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

萬曆二十八年刊

宋史卷之四十三

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  
之都會曰闕卽曰闕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  
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  
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  
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  
上郡而東經三受隆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  
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  
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  
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  
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恃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  
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  
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  
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  
若淮若洛汴衛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漑灌  
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  
岷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旣湮河并爲一  
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  
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  
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楊穀抵張秋

以渴渴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  
大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  
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  
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  
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渾  
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  
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  
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  
者蠲其秋租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  
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

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  
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  
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  
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  
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  
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  
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  
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  
孤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緩役夫給  
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

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克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

若夏后所載但言道可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䟽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慕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告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榮澤澶州之頓立皆發綠河

嘉靖丙辰年

宋史志卷第四十四

四

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七年河大漲威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丞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溢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又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

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化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

沈以太牢加璧未幾役成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堤勿致壞隳違者當寘于法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䟽岸善隕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貞宗咸平二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

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壠埽四年又壞王八埽並詔發兵夫完治之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園村河水決溢為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

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  
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旣成  
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  
徙於商河後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  
益暴孺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  
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  
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  
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  
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  
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

漳直北下出邢洛如夏書過洛水稍東注易水合百  
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  
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  
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  
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  
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  
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  
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  
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旣而  
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

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  
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  
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  
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  
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  
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  
西北注潯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  
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  
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  
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

哉漢武捨太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交泛齊  
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  
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  
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  
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  
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  
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  
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  
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  
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

宋史志卷四十四  
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堤七  
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  
爲煩費其議遂寢七年詔罷葺遙堤以養民力八月  
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  
水乃順道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  
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村  
北治之復開汶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天禧三  
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比天臺山旁俄復潰  
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  
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

二卽遣使賦諸州薪石槌楹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  
兵夫九萬人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賀上親爲  
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  
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  
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  
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  
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旣多  
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  
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  
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

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

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雕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洽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

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壘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水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龍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

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水擊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礮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感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拱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墮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

落直流之中忽屈曰獮射謂之徑寧水猛驟移其將  
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  
稍洄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  
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  
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  
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捷擷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萬  
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  
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  
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爲索以竹爲  
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

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  
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  
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  
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  
簿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閘之復以長木貫之  
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  
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  
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感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

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  
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

舊有七里  
曲埽後廢

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  
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  
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  
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  
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  
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  
司歲計而無闕焉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  
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  
柳期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五年發  
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轉

運使五口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  
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  
歸減水河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  
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䟽鄆滑  
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隄明道二年徙大名  
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  
避水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慶曆元年詔權停  
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  
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于壇以  
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

乃命使行視河隄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  
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  
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  
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  
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  
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  
比年以來興後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  
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蒼皇群議一搖尋復悔罷不  
敢遠指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

謀修塞凡科配稍隻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  
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  
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  
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  
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  
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  
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  
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思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  
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

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  
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  
及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  
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月  
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  
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  
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  
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  
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倅興三大役於灾  
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

道未必可開蘇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  
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䟽而就下水患乃息  
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䟽決爾今  
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  
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  
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  
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  
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  
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  
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

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  
恐災禍自茲而發也况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  
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徃徃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  
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  
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  
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  
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  
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  
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  
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

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  
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  
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  
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  
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以開而恩冀  
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  
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  
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  
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  
無不游之理游常先下流下流游高水行漸壅乃決

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  
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  
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  
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  
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  
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壅於故又於橫隴  
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  
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於而水不能行故也  
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

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  
餘里其後游金赤二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  
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  
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  
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  
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  
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  
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頌於橫隴之口亦何緣而  
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  
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

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

以紓恩冀金堤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堤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爲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爲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爲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內侍栞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

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若劉恢奏六塔之役木歿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重斲非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爲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五年河流

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河首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濫浚二股五股河以紓

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淤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

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疆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人獨流東若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

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一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疆用人力引使就高橫

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闕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俟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全堤兩埽修上下約甚

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右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

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裡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竝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

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  
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五月丙寅乃詔立  
之乘驛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  
二股工後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  
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  
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不約各已  
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  
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  
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  
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

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  
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  
堤工費其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  
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  
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  
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  
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  
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  
流益深濶隄防稍固北流漸淺新芻有備塞之便帝  
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

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柰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別害小矣鞏等極欲

塞北流皆爲身課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旣塞而河自其南四

十里許家澇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未靜五州軍境  
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  
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  
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  
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志卷第四十四終

志卷第四十五

宋史九十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丞相樞密院副都總裁  
臣脫脫等奉

勅脩

河渠二

黃河

熙寧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  
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  
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  
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  
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  
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

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  
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  
河上流并脩塞第五埽決口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  
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  
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  
京夏津閘七丁卯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  
壞產者河北誦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  
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  
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  
復澱塞一脩一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漏鹵

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  
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  
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  
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  
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  
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  
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  
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  
斫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  
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

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

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

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回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

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一年歲減脩護之費公私

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一言河溢壞民田多者

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

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

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吳充爲相十年五

月榮澤河堤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是歲七月

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

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

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

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

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八月又決鄭州  
滎澤於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  
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  
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  
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  
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大名諸埽  
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  
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  
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  
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

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磬磬籲天上軫聖念而  
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  
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  
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  
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  
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  
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堤袤五十  
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  
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  
身剏立生堤枉費功力惟增脩新河乃能經久詔可

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大

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

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埧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堤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埧上漆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創修遙堤候將來礮山水下決王供埧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

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埧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為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為第二河離堤一里內為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為第一次遠者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堤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埧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埧七月決大吳埧堤以紆靈平下埧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埧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

梁山樂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脩汴河堤岸司兵五千併力築堤脩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埽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

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卽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拯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繫流旋生灘磧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

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八年三月哲宗卽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旣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

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詔未得爾澤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旣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歿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

令圖議右司諫王覲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爲患三泛濫渟滯漫無涯涘吞食民田不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難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卽爲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竒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爲是兩䟽言朝廷久議

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旣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行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爲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後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爲北道之患日

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  
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遠不知何疑  
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  
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  
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  
不早爲計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  
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  
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 居無廬耕  
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  
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

海道自河不東流滄洲在河之

直抵京師無有限

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先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  
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  
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  
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  
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  
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  
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  
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  
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

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不數州彼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副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爲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爲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天漸爲之可也朝廷是其說二年六月戊戌乃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主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

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接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

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壽等謂  
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  
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  
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椿錢物可用耳外路往  
往空之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  
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  
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未耶律德光犯闕豈  
無黃河爲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大后曰  
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  
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

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  
興靈武之師也臣嘗聞孔子論爲政曰先有司今水  
官未嘗保明而先示決欲回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  
得以籍口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  
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  
議之人患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  
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悞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  
河決北流爲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失中  
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  
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爲患甚於今日故欲

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爲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會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稍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

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

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旣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比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

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後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

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  
雖未大興河役上令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  
本路不足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  
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稍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  
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  
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竅河導水入  
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  
既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  
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  
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

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  
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  
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  
不埃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  
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  
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  
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耶永無回河之理  
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  
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  
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醜為二渠分派行流

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身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已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灤蕪濁水入界

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

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迺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灤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卽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

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灤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濶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爲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

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爲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是北流可保無虞以爲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爲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爲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爲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

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脩利害孰爲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

使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脩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

然癸丑三少自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且堤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八流即更不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剽漸成港道見今已爲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爲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旣因擗撥東流修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掃而取一掃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

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  
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  
從之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  
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惠其  
後可緩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  
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  
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堤防無  
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  
之恩二月己亥詔開修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  
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闊遠宜權罷修河

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  
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  
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  
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  
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  
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臨要當迺盡罷今月六日果  
蒙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脩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  
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聞命  
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  
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

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旣不可復回則先罷脩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脩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建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

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爲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絕卽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九月中丞蘇轍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六年四月庚子勅竄責李偉七年二月以吏部郎中趙備權河北轉運使備素與安持等議

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况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提復修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闕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

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銜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志卷第四十五

志卷第四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軍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河渠三 黃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

計耳朝廷旣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倂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譎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

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旣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菑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

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  
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  
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進準朝旨已堰斷魏店  
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隄岸若漲水  
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爲州界爲害愈甚  
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瓜河分殺  
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  
視時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力以爲不可遂降旨  
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運轉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  
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侁

深不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侁之言曰河自孟  
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  
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  
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  
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  
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  
較然可見今欲強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  
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家等  
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  
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

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卽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尊

委之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

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菽歟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

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闕村下

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脩䟽濬河道之淤淺者雖  
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  
斷致此成績紹宗望等具析脩閉北流部役官等功  
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  
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  
還本土以就振濟已西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  
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  
乞開脩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䟽  
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脩一十一埽所  
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

害以聞癸止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  
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  
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  
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  
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  
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  
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  
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  
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旣閉斷  
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

怯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  
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權工  
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祐同北外  
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  
不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  
水監長貳文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  
道止宜修緝堤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  
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  
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  
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開口回河何用九年

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  
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  
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  
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  
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  
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  
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  
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  
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詔沿黃  
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卽申奏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

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脩閉各立蛾眉埽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脩河官和雇三月丁巳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未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賁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卽位鄭祐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

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祐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何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母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

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  
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  
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  
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  
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  
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竒功以邀厚  
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  
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  
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  
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

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  
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  
泥沙相半流行旣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  
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  
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欄水勢使不至  
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  
增設堤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  
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  
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  
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

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歷汭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爲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

及汭邊塘灤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爲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霆上免

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埽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

歲月寢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卽又至壞壞使與塘水相連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議開撩光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折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息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

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嶺  
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  
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  
頭又有中澗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太山及東北  
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  
繫海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  
而從之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  
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醜渠循九河旣道  
之迹爲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  
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

舞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  
止朕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  
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  
山浮橋屬濟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  
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戊  
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  
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  
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云是月昌齡遷工  
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  
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

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  
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  
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  
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崖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  
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  
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  
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  
止經數縣地方迤邐纏御河歸約黃河欲自決口上  
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  
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

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  
浸依山爲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  
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旣成願申飭有司以日  
繼月視水向著隨爲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  
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  
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  
戊午太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纘禹繼文之閣  
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  
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  
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

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  
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  
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  
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楊言舊河  
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渾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  
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  
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  
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楊專一措置而令河陽  
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己亥  
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籍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

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  
春以來河勢湍猛侵齒民田迫近州城止二三里其  
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兩廣  
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  
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二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  
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  
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兔源河并直河  
畢工降詔獎諭二年九月己亥王黼言昨孟昌齡計  
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  
就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畫定港彎對開直河

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卽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欽宗卽位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西心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稍

楮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奧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贓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

鈞考簿書發其姦賊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楊揆與中  
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  
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群盜劫掠民力  
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䟽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  
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  
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  
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  
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新  
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

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  
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  
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  
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  
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于汴  
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  
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開封府  
言汴水溢壞開封太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淮孟丁  
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二年正月發軍士千人復汴口  
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亳丁夫四千

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

祀日行事執事陪祠官立班殿下東西相向皇帝服袞冕太常卿東上閤門官太常博士前導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太常卿奏請行禮太常卿奏禮畢禮部郎中奏解嚴其禮器牲牢酒饌奠獻玉幣升烟燔首祭酒讀冊飲福受胙并樂舞等並如宗祀明堂儀其行事執事陪祠官並前十日受誓戒於明堂行事執事官致齋三日前一日並服朝服立班省饌祀日並祭服陪位官致齋一日祀前二日仍奏告神宗配侑自是迄宣和七年歲皆親祀明堂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尚書秦檜等言國朝冬祀大禮神位六百九十行

事官六百七十餘員今鹵簿儀仗祭器法物散失殆  
盡不可悉行宗廟行禮又不可及天地明堂之禮可  
舉而行乞詔有司討論以聞禮部御史太常寺言仁  
宗明堂以大慶殿爲之今乞於常御殿設位行禮乃  
下詔曰肇稱吉禮已見于三歲之郊載考彞章當間  
以九筵之祀因秋成物輯古上儀會天地以同禋升  
祖宗而並配乃以九月十八日行事四年太常寺看  
詳國子監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其一  
謂陶匏用於郊丘玉爵用於明堂今茲明堂實兼郊  
禮宜用陶匏他日正宗祀之禮當奉玉爵其二禮經

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  
鑿之由今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  
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  
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具丘疏二  
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  
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䟽畎引傍西  
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  
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  
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

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䟽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荈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荈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汜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䟽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二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

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  
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  
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  
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  
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  
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  
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  
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沂鴻溝轉相輸納於河  
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  
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

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  
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旣而水  
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  
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  
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  
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  
䟽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  
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  
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  
曰鷄鳴山佑請䟽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

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穎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卽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

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

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  
煬帝開明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  
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真宗景德元  
年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  
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  
修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二年八  
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  
口水勢旣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八年六月  
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卽遣禁兵三千沿  
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濶五丈

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卽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  
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崖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  
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  
以宿亳丁夫克計減功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  
作頭踏道僻岸其淺處爲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  
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  
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  
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天禧三年十二月都  
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  
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

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河六年句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請爲別竇分減溢流而句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七年德輿言修河芟地爲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二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爲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

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張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嘉祐六年汴水淺澁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爲水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稍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爲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旣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

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徑來  
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  
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  
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栢嶺下當河流  
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  
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五年先是宣徽  
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  
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  
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  
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

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大  
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  
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  
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  
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  
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  
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  
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  
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  
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閑田安

石力主之水既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  
開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  
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奇建議冬不閉汴口  
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爲然詔汴  
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泝汴赴闕  
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何  
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元視兩口水勢檄  
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  
昌言請塞訾開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  
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獻言昨䟽濬流河自南京至

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礮石三十里  
餘不可䟽濬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  
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訾  
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  
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  
九年十月詔都水度量䟽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  
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  
然請候今冬䟽濬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  
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䟽  
導大抵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

志卷第四十六終

志卷第四十七

宋史九十四

勅修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河渠四

汴河下  
金水河

洛河  
白溝河

蔡河

廣濟河  
京畿溝渠

白河三白渠  
鄧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河歲開閉修堤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濶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

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諸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一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爲塘濬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牖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灤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爲工費浩大不可

爲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楛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牖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澁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脩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

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徒之無主者官爲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汴口徒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脩河道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濫乞狹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漕

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

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恠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

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  
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  
田可還卽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  
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  
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  
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  
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  
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  
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  
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

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  
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  
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名  
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  
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  
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  
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  
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活不爲慮而不知新沙踈  
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  
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

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持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令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日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壺廢餽錢爲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

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一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白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開百餘步卽可以通水三分旣永爲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旣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爲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

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道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脩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

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  
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  
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  
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  
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  
道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  
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  
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  
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  
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

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  
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  
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  
况諸婦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爲之計患起不測思之  
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  
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  
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  
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限罷去清汴埽口四年閏二  
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太白龍坑  
及三十六陂克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

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  
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  
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澁而助  
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澗上流  
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  
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  
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  
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爲天源河蓋有  
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  
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爲國姓

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  
兩岸各畱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豐三年徽  
宗卽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  
胡師文昨爲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簽堤阻遏  
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  
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  
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  
充官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  
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  
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

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巳七月壬子都提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顧夫開修從之五年十二月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欄河鎖柵歲額

公私不以爲便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否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畱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爲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棗

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  
汴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淇水以通舟  
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爲惠民河洧水  
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淇水出鄭之大  
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令堅  
白鴈丈八溝京索令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欒霸河皆  
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爲水之節啓閉以  
時太祖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  
自京距通許鎮二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

水南入潁川乾德二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  
鑿渠自長社引淇水至京師合閔水淇水本出密縣  
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  
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汎溢  
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淇水分流二十  
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溝洫  
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  
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  
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  
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

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普請於  
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  
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  
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  
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剗開減水河通漕  
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  
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  
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  
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欒霸河丈八溝各爲民間截  
水蒔稻灌園宜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

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嘉祐三年正  
月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  
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  
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  
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  
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牐蓄水以備淺涸詔琰  
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宗儒言議者請置  
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年詔京西運米  
于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牐引  
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十月詔

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河實爲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大觀元年十二月開濶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廣濟河導河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覘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役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磴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

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壅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爲始因京索河遇雨卽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遽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旣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積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樂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寧七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琰脩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欲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堤八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爲河之上源九年詔依元額漕粟京東仍脩壩牐爲啓閉之節九年三月詔遣官脩廣濟河壩牐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

運司移上供物自淮陽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  
民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  
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  
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言京東  
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澁若因脩京城令役兵近汴  
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  
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祥符霧澤  
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墮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  
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爲廣濟淺澁之備  
三月二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  
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  
廣濟河以京索河爲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卽  
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  
復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  
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  
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  
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  
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  
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

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南  
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  
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  
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礧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  
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  
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  
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  
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  
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  
源先是舟至啓漕頗滯舟行旣導洛通汴遂自城西

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  
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  
請于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  
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月  
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濬澄水道  
水入內內庭池籩旣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  
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  
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  
不雨卽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

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溝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䟽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

若可爲卽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流通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卽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二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

渦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今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剗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

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人已四縣令佐州守  
倅有能勸課部門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叙爲勞  
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  
河渠中脩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  
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  
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  
爲堤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  
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  
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  
已於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

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  
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纜二三須二三年  
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  
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  
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  
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  
開在京城濠澗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  
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  
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  
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古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穎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澗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陞慶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閤門祇候閩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京峽

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內舊有石堰以堰水入白渠溉壅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堰壞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笆籬棧木截河爲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

疊石娶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詔從之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灤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墮舊防繇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爲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

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頽壞墮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墮圯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

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  
填卽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  
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思淵  
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  
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  
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  
息欲令自今溉田旣畢命水工拆堰木寘於岸側可  
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  
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  
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

言鄧許陳穎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  
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  
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  
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  
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  
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  
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  
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  
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與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  
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

選等奏行之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  
田令選於鄧州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  
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  
罷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  
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  
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  
可復今自介公廟廻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  
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旣畢  
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志卷第四十七

